



中秋月(散章)

□马亭华

追月

梦一抬头，便望见了中秋月。三万里江山，五千年纵横。

仿佛一支动人的曲子，情深深，雨蒙蒙，暗送爱的波澜。夜深时，我就一遍一遍喊你的名字，用一抹盈盈的月色，用泣血的嗓音，只为你这往返不惜的碰撞和恩爱，哪怕昼夜更迭、牵肠挂肚地撕裂。

这滚烫的爱和暖流，足以灌溉彼此。敬重与珍惜。看情不自禁地羡慕，来自人声鼎沸的民间。

这月色下的野性，这被膜拜的灵魂，多么幸福！家乡的茼蒿草在时光中起伏，我就想带着你，奔跑，去鸥鸟和芦苇的中间，重给我们的记忆。一滴露珠上的村庄，折射我们怀里的甜蜜和念想。炊烟缠绕的村庄，彩虹拱卫的村庄，孩子们在牛羊之间奔跑，我们的心境越发澄明。月光的皎洁，带给我们纯净的生活。我们去清泉里，洗去尘垢，去做一对最纯粹最自由的恋人。

放牧白云，放牧内心的斑斓，踏着浪的节拍，不停地给予月亮的圆润和芬芳的气息，任由四季的风传唱，花瓣上有了我们轻盈的心跳和梦幻。

高山流水，月光情洒大地。那些词牌和曲子，都是我写给你的刻骨铭心的爱恋，推杯换盏的倾诉，爱的容颜不改，青春嗓音终成天籁。一阵风代替我，描述风、雅、颂。而我们的内心，如船儿推开波浪。

看看，这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人间，想想，我们牵着手，搂在怀里的春色，握住指尖的幸福，任云卷云舒。

你的笑靥，舒展了人间多少沧海桑田，教会情侣学会啜饮心疼。

何必朝朝暮暮，看你，只需一眼，足以安慰我疲惫干涸的灵魂，而这一天，我们终于苦尽甘来！

山高水长，月朗风清。爱情繁衍不息，源远流长。你的脸庞似月亮的脸庞，似湖泊的脸庞，悄悄告诉了我爱情圆满的福祉。你依靠着我，想看流星雨，去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古典而温暖。

在时间的纹理中，你安之若素，同时风情万种。我爱你的海市蜃楼，又爱你的乌有之乡，爱你如此温文尔雅的唱词，又爱你跌宕起伏的温柔涟漪。时光惬意，就算曲终，爱人也不愿归去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让爱情，随着月色的流淌，忘我地荡漾开来吧！

大风吹弯月

大风吹弯月，门环染铜绿。秋天的灯盏合住了古老的时光，沿着河流回家，那露水和晨曦的姐妹，正走在绿色的鸟鸣声中。一个少年怀揣心事，在河畔漫步。这天高云淡的秋日，我们唤回梦中的白马，接受星光的邀请。江心明月，乌鸦披着群星，远走他乡。旷野，有弯弓射向麋鹿，那些跌倒的流水，让翅膀有了惊愕的飞翔。风吹着落叶，吹着一枚枚沉沦之心。

比秋天更深沉的，自然是月光的梦境。河流，带走朦胧的诗篇，悄无声息。仿佛沉默的勇士，前世铠甲上飘落的一滴孤单的泪珠。这秋日浩大而宁静，岁月的风雕刻着街巷。在现实与梦境中，被风带走了缓慢的时光，云朵获得了村庄上空的永久居住权。树木的年轮，有流水的纹路和旋转的歌声。在希望的原野上，小野菊彩排着盛大的歌舞，辽阔无边。一枚落叶，奔跑起来，犹如一片轻快的小精灵。从南到北，从早到晚。

古道西风，旗阵凛冽。大风吹奏弯月，夜归人摸黑回到村庄，仿佛顶着瘦弱的灯盏。晚风赶到家乡，它已迷失了方向，两腋和肋骨长出了翅膀，但时光也无法把影子唤醒。而此刻，你写下秋天的诗，让一张宣纸自己开口说话。竹笛横吹，纸上的旷野，空旷且涤荡心灵。一棵树，正在发芽，一滴墨，在月光的宣纸上慢慢晕开。词语在夜色中突围，在支起篝火的黑夜。一滴滴墨，化作大海蔚蓝的眼泪。明晃晃的弯月，一如飞翔在天空中的利刃。

诗话月饼

□项伟

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。”中秋佳节，月圆之夜，和家人围坐于月下花前，品香茗、赏秋月、吃月饼，应是国人过中秋节的标配，咱也不能例外。赏月品饼之余，不由得好奇心起，古人过中秋节也吃月饼吗？于是就着月光，伴着书香，翻阅有关月饼的诗文典故，与千百年前的古人隔空对话，别有一番滋味！

月饼是久负盛名的传统糕点，作为中秋节最应景的小吃，相传是源于古代中秋节祭拜月神的供品。月饼在国内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据史料记载，早在殷商时期，在民间就流传着一种据说是太师闻仲发明的边薄心厚的“太师饼”，要说起来，这或许是月饼的“始祖”呢！

关于月饼的起源，有一种流传较广的版本，据说是源于唐朝军队的祝捷食品，不过那时不叫“月饼”，而是“胡饼”。话说唐高祖年间，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，农历八月十五凯旋，长安城彻夜狂欢。当时去扬州经商途经长安的胡商，向唐皇献饼祝捷。唐高祖拿起胡饼，笑指明月道：“应将

我爱秋风劲

□张晓飞

中秋渐近，秋风终于把天儿吹得凉下来了。

蟋蟀独知秋令早，又是一年月圆时。我在这秋夜里阅读，晚上伏在桌前给刚开学的孩子包着纸书皮，窗外忽然飘进今秋的第一声蟋蟀奏鸣，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欢喜。秋风吹霜月、虫鸣伴书香的美妙，让人在心底不由得亲近这奏响妙曼夜曲的美妙生灵。

蟋蟀是最识秋的使者，它向人们准确地传达夏去秋来的信息。不仅能报秋，它的生活习性还能报告入秋后的月份，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云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从野外到屋宇再至房门和床下，顺着时光的流淌提醒人们暑去秋来、光阴易逝。古谚“蟋蟀鸣，懒妇惊”，正是说当蟋蟀开始鸣唱，妇人心里便开始发慌——要入秋天寒了，再不起紧纺织织布缝制衣被，就要挨冻了，蟋蟀因之又又名“促织”。

古人蓄养蟋蟀、吟咏蟋蟀、书写蟋蟀。蒲松龄的《促织》是我最喜欢的篇章，当代作家毕飞宇评价“《促织》是一部伟大的史诗，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《离骚》的屈原、写‘三吏’的杜甫、写

今夜月儿圆

□金焕海

暮色四合，草虫切切。一轮圆月投下白月光，似霜如雪，静谧中更显几分宁静、安详。

说不清有多少个中秋节没有在家和家人一起过了，或许已经习惯了。参加工作到现在，没有太多中秋画面定格在匆匆时光河流里。中秋年年有，但于我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意象化的朦胧感觉。

说起来也惭愧，沙地中秋节的仪式感不强，大有草草了事的感觉。每年中秋，母亲在晚饭后选一个让“月亮婆婆”照得见的地方，然后在春凳上摆上几个月饼。母亲轻念几句客套话及祈福语，轻声细语地融进殷实的月饼中，落入“月亮婆婆”口中，“月亮婆婆”大概就心知肚明了。然后，大家依从幼齿度拜月，祈求年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月光清亮亮的，柔和迷离。此情此景，“月亮婆婆”大抵是慈祥可爱、眉开眼笑的，那一天，那一时，供她独享人间贡品。

其实，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“月亮婆婆”。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潜藏心底的，就如同这清和温婉的月光，不骄不躁、不卑不

胡饼邀蟾蜍。”说完将饼分于群臣同食。后来，人们将这种西域传来的美食——胡饼，与当时扬州地方的酥点相结合，制作出一种全新的糕饼，月饼由此“诞生”。

北宋时期，月饼开始在宫廷内流行，当时叫“宫饼”。而后逐渐流传到民间，俗称“小饼”或“月团”。诗人兼美食家东坡先生有诗为证：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“小饼”形状近似“圆月”，且以麦芽糖和酥油等配料为馅，其实和现代的月饼已然很是接近了。

“月饼”一词，有据可考的，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《梦梁录》。其卷十六“葶素从食店篇”记录有“市食点心，四时皆有，任便索唤，不误主顾。且如蒸作面行卖芙蓉饼、菊花饼、月饼……”可知月饼这种点心，在当时的市井之中已然比较流行，而且颇受欢迎。但此书于中秋习俗的相关记载，没有提到月饼，可见当时的月饼虽已是寻常小吃，但和中秋节并没有什么关联。

而月饼登上“神坛”，被当作中秋祭月时的供品，是自明代开始的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有：“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，向月而

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相比肩。我愿意发誓，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。”他认为，这1700字铸就了《红楼梦》一般的史诗品格。读《促织》，犹如看苍山绵延，听波涛汹涌，并详细阐述苍山如何绵延及波涛如何汹涌。毕飞宇的解读令我不由得更加赞叹，常常在夜里，孩子想听睡前故事时，一遍遍给孩子讲蒲松龄笔下宣德年间这只蟋蟀的故事。

秋虫鸣，中秋近。如今人们丰衣足食，早已不必为纺织线衣操心。当秋风起时，吃蟹成了中秋餐桌上期盼的头等大事。生活在杭州，无论大闸蟹还是梭子蟹，不管在线上还是线下，都不难寻到至美的鲜蟹。

鲜美的食材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清蒸或干烧，出锅码齐，家人围坐，倒蒜末、切姜丝、添陈醋、撒白糖、甚至可以泼点热酒，鲜味从氤氲腾腾的湖上或干帆竞发的海上排山倒海而来，穿透味蕾。中秋蟹的美在鲜而不在肥，要等过了重阳和寒露，等待结膏满盖，或腌或醉或炆或炒，别有一番咸香鲜甜的醉人滋味。

螃蟹不会鸣叫，可也跟蟋蟀一样，是我心底最期待的秋日陪伴。有这两样东西，我才感到中秋踏实、圆满。

我独爱陪着花生吃蟹。花生也是默默

亢、悄无声息地化作了万物的底色。只有到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才缓慢地被唤醒，牢牢地被铭记，思念弥漫开来直至充斥整个心灵，回家、团圆……莫名地兴奋与焦灼似脱缰的野马，主导了整个精神世界的活动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据史料记载，中秋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。“中秋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》，书中记述：先秦已有“中秋夜迎寒”“中秋献良裘”“秋分夕月（拜月）”等活动。在唐代，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，中秋赏月风俗在长安一带盛极一时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中秋与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、杨贵妃变月神、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，充满了神话浪漫色彩，玩月之风方兴未艾。北宋时期，正式定了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。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的节令食品。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，“其祭果饼必圆”，各家都要设“月光位”，在月出方向“向月供而拜”，民俗气息甚浓。

穿越历史浩瀚星空，中秋节这一民俗种子悠然飘落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里，扎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经历时空的严苛洗礼越发显得明月的平凡与可亲。举目仰望间，散发着柔和的光。深蓝色的天幕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白纱，伴着鸟儿的啁啾之声，还有风摆白桦、香樟的吟唱。静下来，在深远的夜空下，在悠悠的月光里浸沉，那些惶惑，那患得患失的心情，那无益的执着，多余的焦虑，统统都沉寂。我们都栖息在了月光里。

“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，只有他抬头看见了月亮。”朋友感慨着为生活碎银几两奔波的无奈，也鼓励着我们要保持心灵那点儿理想的澄明，不改变少年梦想的莹澈。没有漂泊的苍凉，依旧憧憬，选择相信，钱塘的奋发与激昂已经在十多年的定居中织入了我们的生命。“为什么我如此深情凝望着你，月亮，因为我对这片钱塘爱的深沉。”另一个朋友“玩笑”诗中饱含着深情与真诚。

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”心下光明澄净，如登仙界，如归少年。玉盘似的满月，挂在云端，又现出一重重心幕。江堤漫步，就这样看着月亮静静地映照起着

拜，则焚月光纸，撒所供，散之家人必遍。月饼月果，戚属馈相报，饼有径二尺者。”由此可见，这时期的月饼，不仅是祭月时的主要供品，分食月饼、以月饼馈赠亲友等活动更成了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保留“节目”。月饼也被赋予“团圆”的寓意，吃月饼成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：因月饼圆如中秋月，又是合家分食，故被视为阖家团圆的象征。

清代，随着制作工艺的提升，月饼的种类、花样也被玩出了新“高度”。以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巨著《红楼梦》为例，第七十六回提到贾母吃的月饼：“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，又命斟一大杯热酒，送给谱笛之人……”“内造”指的是大内御膳房做的点心，“瓜仁油松瓤月饼”也就是五仁月饼，堪称“饼中贵族”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有介绍此种月饼的制作方法 & 口感：“用山东飞面作酥为皮，中用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为细末，微加冰糖和猪油作馅。食之，不觉甚甜，而香松柔腻，迥异寻常。”由此可见，清代的月饼制作水平，比之今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

无闻的物种，悄悄地钻进泥土，安安静静地开出花朵，花落之后花茎闷声扎进泥土，四五月，也不用怎么浇水施肥，不声不响地便将果实结了。花生在中秋前被拽出泥土捧在手里，连带着土地特有的气息，这样的气息才是收获的气息；雪白的蟹肉搭配嫩红的花生，这样的色彩才是节日的色彩。有些地方的花生刚出土也晃不出声，晒干了“哗啦哗啦”响动，乔司和九堡一带的花生“与众不同”，生摇有响，晒干无声。我特意跟许多地方的文友求证过，的确如此。这令我对这片独特而神秘的土地充满敬意。

父亲不爱吃盐水花生，他喜欢将花生一颗颗剥出来，小火油炸到脆红，用玻璃罐密封，放在餐边柜里闷几天，等到了中秋才一粒粒慢慢地咀嚼进嘴里，仔细品味，回味儿时的滋味。

我知道他是想老家了。那片草原在北京西北三百公里，西邻乌兰察布市和大同市，草木清新，旷野辽阔，湛蓝的天空下，缓缓转动的白色大风车和深蓝光伏板，列装在广袤的旷野和草原上，星罗棋布，产生的绿电源源不断传输北京。

我爱秋风劲。“坝上的风点亮北京的灯”，这个充满诗意的美好设想，在这个中秋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悟出了千帆阅尽、洗尽铅华的朴素归真；低头凝神时，萌发了寸草春晖、血浓于水的细腻亲情。可以说，明月这一物象无出其右之地使无数文人骚客歌咏挂怀，让大量乡夫走卒期团圆盼聚首。

极目远瞻，明月抽象虚幻为“大象无形”，温情脉脉压实了心灵之门，避免情绪波动心无归所。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”……月的阴晴圆缺与人的悲欢离合一拍即合，同频共振，在日月轮回、潮起潮落之间，人生的境遇况味也同这一轮明月一般难以求全，唯有释怀。

托物言志，睹物思情。只要稍一感念，月便是寄托相思的中转站，与千里万里之遥的人心有灵犀。当然，也可在举家望月中共享一片欢愉，其乐融融枕月而眠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。

一年一度一明月。月光洒泻，清冷如水，流萤翻飞，秋风习习。在月色笼罩下，母亲又忙开了，供上月饼鲜果，期盼儿孙归来。“月亮婆婆”正走下天界笑盈盈而来，穿梭在家家户户的烟火中。

伏的江湖，默默诉说着那恬淡而永恒的力量。月是那么优雅，那么轻盈。伴着那微凉的秋风，那静谧的和谐，那亲切的安静，服帖地抚慰着我们在俗世中疲惫的心。

钱塘的潮声也和明月一起陪伴着我们。站在江堤，倚着护栏，遥望天上的明月，静静地聆听，摒弃一切杂音。听潮轻轻涌动的声音，听浪拍岸的声音，多么宏伟而深沉，带着寂寥沧桑的声音，瞬间觉得所谓的喜怒哀乐是如此狭隘与渺小。在壮阔雄浑的潮声中，还有什么值得执着的呢？唯有奋进如潮奔涌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照古时人。”今夜，我独自遥望这江面，它在我眼前亦如以往平静地铺展开去。轻嗅空气中的花香草香，看看远处忽明忽暗的灯，一抬头，深邃的夜空，明亮的圆月，还有令人惊喜的点点繁星。今月古月皆含情，所有的忧思挂虑都已远去，所有的幸福与安康都如影随形。